

张培忠：

文/羊城晚报记者
吴小攀 孙磊 梁善茵

刚刚在广州落成开放的白鹅潭大湾区艺术中心，包括广东美术馆、广东省非物质文化遗产馆、广东文学馆三部分。“三馆合一”将如何激活广东文艺发展的新空间、新可能？如何运用广东文学馆这个平台，开拓新时代广东文学新境界？近日，羊城晚报对广东省作家协会党组书记、专职副主席张培忠进行了独家专访——

让广东文学馆“活”起来，实现文学和产业的“双向奔赴”



A

营造有生命力的公共设施和文学生态

羊城晚报：广东文学馆在展陈设计上是如何凸显本土文学的特色和亮点的？

张培忠：广东文学馆开设了7个展厅，其中4个常设展厅以时间为序，依次为广东古代文学展厅、广东近代文学展厅、广东现代文学展厅、广东当代文学展厅，还有两个极具特色的常设展厅，港澳台侨作家成就展厅和“鲁迅”展厅。

这些展厅以时间为纲，以色调为喻，全景式展现了广东文学从先秦萌芽到现当代2000多年的非凡历程与辉煌成就。展厅的主题与广东文学的成就与特色交相辉映。

其中，“海上明月——广东古代文学”展厅，标题取自唐代宰相诗人张九龄《望月怀远》中的名句“海上生明月，天涯共此时”，寓意广东古代文学如海上明月辐射宽

广、光彩照人。展陈时间跨度从先秦到清代中期，介绍赵佗、杨孚、惠能、张九龄等广东本土重点作家作品，以及谢灵运、韩愈、刘禹锡、苏轼等入粤作家的文学成果。

“破浪以飏：广东近代文学展厅”聚焦1840—1919年期间广东文学发展历史与成就，标题取自梁启超《二十世纪太平洋歌》，意指近代广东文学引领文界革命，展现出革新开放新气象。

“铁火新生：广东现代文学展厅”标题取自广东左联作家冯铿《铁和火的新生》，展示了1919—1949年广东文学伴随着中国革命、民族进步而发生新变，领潮争先进入全国地域文学先进行列的演变轨迹。

“香飘四季：广东当代文学展厅”集中展现了新中国成立以来广东文学的精神风貌。标题源于当代著名作家陈残云长篇小说《香飘四季》，既符合广东地理气候自然特色，又是对广东当代文坛百花齐放、硕果累累的精妙提炼。

羊城晚报：广东文学馆在国内同类展馆中处于怎样的位置？

张培忠：目前全国的文学场馆一共有79个，包括中国现代文学馆、浙江文学馆和黑龙江文学馆、巴金故居等。其中省级以上文学馆，包括中国现代文学馆在内有24个。从体量上来说，广东文学馆总建筑面积1.84万平方米，在全国文学馆中并不算大，但在内容呈现、展现形式和特色打造上，还是很有创新性。

羊城晚报：我们的文学场馆既是公共设施，又是文化产业的载体，如何在运营中引入市场概念？

张培忠：引进市场的概念需要动脑筋，例如利用白鹅潭作为十三行旧址的地缘优势，进行资本化运作。同时还要有创新思

维，突破以往的条条框框，推动公共文化设施适应民众的需求，同时符合市场经济需要，实现文学事业和文化产业“双向奔赴”、合作共赢。中国作协副主席、书记处书记、中国现代文学馆馆长李敬泽提出了一个观点，要把文学场馆作为生态来经营，持续开展文化活动，每天有讲座，每周有活动、每个月有大型活动，让人流、物流、信息流在这里聚集，营造有生命力的公共设施和文学生态。

羊城晚报：有没有考虑购票入场？

张培忠：现在暂时还没考虑，但如果市民对剧场等公共设施有需求，也可以尝试商业化运作，用演出收入进行反哺。我们要讲求机制上的灵活，不能教条主义，只要有利于场馆的运营，就理所应当地大胆开拓、大胆创新，让文学“活”起来。

羊城晚报：从硬件和服务上来看，广东文学已经具备较好的条件了，但还缺乏传世之作是什么原因？

张培忠：我觉得有内因和外因。内因是作家本身的抱负不够，有的作家有一定名气，但他只满足于写出来；有些作家心浮气躁、抓紧出手，不愿意沉下来打

磨，这也是很大的毛病。我经常思考我们的作家跟时代的要求是否相匹配，他们的素质、学识、境界是否足够深厚。现在很多作家没办法把握丰富的、复杂的现实，只看到现实的一丁点就开始动笔。如果没有坚实的生活基础，作家是触不到现实深处的。外因是文学的体制机制还存在障碍。这几年我一直呼吁加强文学院建设，把栋梁之才吸纳到文学院内，建设作家队伍的主力军，让有雄心又有能力的作家得到保障。

羊城晚报：在今后的探索实践中进一步完善提高。势头不错，但真正反映大时代的伟大作品还是太少。有些作品虽然名声不错，但离传世之作还有距离。

羊城晚报：从硬件和服务上来看，广东文学已经具备较好的条件了，但还缺乏传世之作是什么原因？

张培忠：我觉得有内因和外因。内因是作家本身的抱负不够，有的作家有一定名气，但他只满足于写出来；有些作家心浮气躁、抓紧出手，不愿意沉下来打

B

广东文学的长处和短处

羊城晚报：广东文学近年来成绩亮眼，您认为广东文学的优势和不足是什么？

张培忠：按照中国作协党组成员、副主席李敬泽的说法，广东作家表现非常突出，就整体实力而言，已经“毫无愧色地进入中国文学第一方阵”。第十一届茅盾文学奖的评选数据便是最生动的诠释：在总计238部参评作品中，第一轮进入前80的作品里，广东作家的作品多达10部；经过六轮淘汰之后，在获得最终提名的10部长篇小说作品中，

就有葛亮《燕食记》、魏微《烟霞录》两部。入选的广东作家当中，既有成名已久的前辈作家，也有非常年轻的后起之秀，有力地证明了广东文学事业后继有人。

这些成绩的取得，与广东作协近年来创新机制，既重视名家推荐，又重视新人培养的举措息息相关。我们仍要再接再厉、未雨绸缪，如何科学配置创作资源，推动文学“破圈”“跨界”传播；如何完善和落实文学扶持政策，建立新型文学业态管理机制等，这

孔夫子说：“道不同不相为谋”，在“江食神”看来，应是“味不同不相为谋”

广东“食神”的诗酒江湖

□王利平

与李怀宇兄相识前，已拜读其数部著述，对《访问历史》《访问时代》《国家万里》尤为赞赏。怀宇兄以访谈形式，用其文字，将遍布世界的中华知识人（均为大家名家）联结起来，鲜活地呈现在读者面前。那一刻，家国情怀不再宏大，而是体贴入微；文化传承不再抽象，而是具体细致；时代历史未必久远，而是就在眼前。那些名家大家虽身居洋地，说着洋语，穿梭于洋人之

间，但他们从里到外，仍是地地道道的故土人。

怀宇兄新近出版的《诗酒江湖》是广东“食神”江孔殷的传记。天下饮食，广东人以敢吃而著称，江孔殷更因创立名肴“龙虎斗”（猪和蛇）而闻名遐迩，是“食在广州”黄金时代的代表人物。

“三代富贵方知饮食”，江孔殷祖父是茶商，人称“江百万”，江孔殷是末科进士，亦政亦商，以商为业。家底殷实是江孔殷成为“食神”的根基，毕竟，人的味蕾要从孩提时代开始培养。正如书中记载，江孔殷孙女江献珠自述：“我祖父虽是个赫赫一时的名食家，但根本不懂烧饭，况且他食事最灿烂的时代我年纪尚小，祖孙二人没有沟通，从何传起？若有之，就是祖父无意地为我们营造了一个美食环境，让我们有较一般孩子更广泛的饮食接触面，因而很早便能知味，大来便能辨味了。”

《诗酒江湖》并非只将江孔殷定格于“食神”，而是用了诸多篇幅将其与诗酒江湖连接在一起，在诗酒流淌的时间长河中，“食神”的一生愈加饱满精彩。在江孔殷人生鼎盛时期，江家宴席不断，高朋满座，来往皆大人物，其家宴菜肴一度领广州

饮食潮流。怀宇兄写江孔殷与谭延闿的交往时，我有一种强烈的感受，再宏大终究不过人间烟火，江谭是由知味成为知己的，孔夫子说“道不同不相为谋”，在“江食神”看来，应是“味不同不相为谋”。

怀宇兄娴熟驾驭史料，述老到文字，把江孔殷描绘得淋漓尽致：为人豪放不羁，风流倜傥，义气肝胆，广交天下朋友，擅长书法诗词，文才充沛充盈。著作引人入胜，在人们熟知的历史中，都能发现江孔殷的身影：他少年入万木草堂，师从康有为，参与公车上书；他与同盟会交往密切，冒着巨大风险，协助革命党人，义葬七十二烈士于黄花岗。

江孔殷晚年吃斋念佛，其有诗云：“归来何处是仙乡，篱下依人梦不长；毕竟故园风色好，眼前光景近斜阳。”1952年3月4日，一代“食神”在故里南海塑边逝世，高僧虚云诗曰：“灵光独耀本来明，无染无污气自清；水月镜花皆幻相，知君有日悟归程。”

《诗酒江湖》再次彰显怀宇兄书写历史的深厚功底，写出了代美食家的神性，这也是他深度挖掘广东本土文化资源的重要开启。



读懂60年来台湾社会所思所想。华东师大历史学教授深入两岸学界，从政治演化与社会变革的历史情境中，透视台湾人文嬗变与思想转型背后的坚守与狂飙。

出版书单

《我不想成为伟大的母亲》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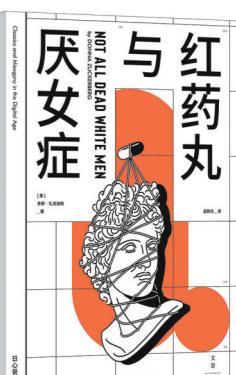
本书记录了职场妈妈、亲妈、全职妈妈、两代人共同育儿等育儿条件下的女性，希望通过不同的育儿选择来探讨其背后的本质是什么，以及当抛开母亲的身份，她们渴望成为的那个自己究竟是谁？

《学飞的盟盟》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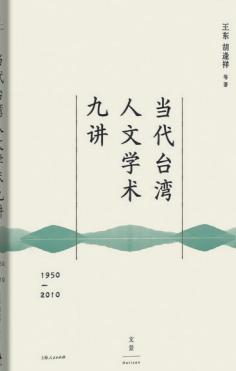
一位稚气未褪而用情至深的新手妈妈，邂逅一匹初入世间冲撞试探的“小兽”，踏上一场来不及准备万全的结伴之旅：看得人捏一把冷汗的飞行试验，日新月异的杂学知识，令人哭笑不得的“神回复”，轻而易举就被识破的谎言，为一片叶子而大哭的天真，逐渐长高的背影……

《红药丸与厌女症》



讲述“另类右翼”以希腊语和拉丁语经典的权威性为依托，在网上大肆传播地嘲弄、厌恶女性、种族主义和不良历史。扎克伯格在这本最重要而及时的著作中提出了一个令人信服的观点：我们需要在古代和现代世界之间建立一种新的、更具批判性的、不那么舒适的关系。

《当代台湾人文学术九讲》



读懂60年来台湾社会所思所想。华东师大历史学教授深入两岸学界，从政治演化与社会变革的历史情境中，透视台湾人文嬗变与思想转型背后的坚守与狂飙。

《历史的游荡者》



本书包含12篇导读，将李硕野情的、孤勇的、有态度的、不为学术而学术的治学心路大公开，一睹史学鬼是如何炼成的。



张培忠

在世界舆论场上发出自己的声音

羊城晚报：对于具体的文学创作、作家培养，广东文学馆将发挥怎样的作用？

张培忠：将采取灵活的机制，如作家聘任制，一聘三年，用项目的方式进行招聘，等作品完成后再续签。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“三红一创”经典作品，包括《平凡的世界》《白鹿原》，都是在体制内的作家写的。如果不是体制内的作家很难潜下心来，没有恒产就没有恒心，所以我也一直呼吁，要有一定数量的专业编制来培养这些作家。

文学馆随时可以举行高端的培训，还可以和高校合作，在全球范围内遴选作家，提供食宿保障，组织他们采风创作。虽然中国的作家体量大，但是我们在世界舆论场上的声量是不大的。我们要发出自己的声音，彰显文化软实力。广东作为一个拥有3000多万名华侨的“华侨大省”，而且是粤港澳大湾区，向世界展示中国的窗口，在地理上

是交汇处，在经济上是交融处，在意识形态上是交锋处，我们要把这些独特的地缘优势充分发挥出来。

羊城晚报：从粤港澳大湾区文化交流的角度，文学馆可以发挥怎样的作用？

张培忠：2019年7月，粤港澳大湾区文学联盟成立，至今已经举行三届。继续发挥粤港澳大湾区文学联盟的平台作用，每年举行峰会，开展采风交流；联合出版集团拿出一定的资金，连续三年面向港澳作家征集反映大湾区建设的作品，比如在三年内支持15至20部，再联系出版社出版；结合明年的项目安排，申请资金，把港澳青年作家的培养纳入广东青年作家培养的框架里。还有网络文学走出去，以及重要作品的影视转化问题，利用港澳地区的影视优势，促进文学作品的影视转化。有了文学馆这一平台，在这些方面的作用可以发挥得更淋漓尽致。

D “三馆合一”应该成为文化创新的发动机

羊城晚报：您觉得“三馆合一”对于文学馆的发展乃至文学本身的发展会有怎样的影响？

张培忠：三个馆既有物理的联系，也有内在的联系，它们都属于文学艺术范畴，不过各有侧重。美术馆主要是画面的呈现，非遗馆主要是实物的呈现，文学馆是文字的呈现，接下来要探索1+1+1>3的呈现方式。比如，美术和文学结合，体现为动漫和绘本——美术和文字的结合；非遗本身蕴含很多文化故事，可以邀请作家和非遗专家合作，一起举办活动和研讨，探索文化的产业化之路和打造世界旅游目的地。

三馆要加强合作，打破原来的条条框框，走出一条新的路，成为创新的发动机。要把三馆作为一个实体来经营，除了展陈还可以做文创产品，联合商家推出文创产品。

《山庄旅舍：岭南庭园的现代主义》 让人们看到，南粤的风景从来都没有离开黎庶人间



营造

《山庄旅舍：岭南庭园的现代主义》

让人们看到，南粤的风景从来都没有离开黎庶人间

绿树多生意，白云无尽时

□唐克扬

溯溪谷布置，深植于茂密的林荫之间。它是广州市第一批历史建筑，却有着“现代主义”的标签，由中国工程院院士莫伯治主持设计。

这部著作，从不太一样的角度诠释“现代主义”的含义。山庄旅舍诞生前后的20世纪50—80年代，远在中国大陆的现代主义建筑运动之前，“山庄”的“现代”，又体现了岭南人居文化自我更新的连绵传统。1960—1965年，广州陆续建成了泮溪酒家，毗邻1965年建成的山庄旅舍，还有1963年建成的双溪别墅（又称“双溪客舍”）。如今这些建筑都在对外营业，依然接待着普通的都市乘客。

长久以来，类似建筑史的研究是首尾脱落的。古代部分使用历史情境和形式分析、建造工艺相结合的方法，而现代只剩下“作品”和“设计”。本书则另辟蹊径，将两种方法结合在一起，“以社会情境构建故事和行文框架，围绕设计图纸和影像资料里的空间构图等内容展开，尽可能详细地分析山庄旅舍的建设背景、理论基础、设计方法和空间特征”，让案例分析因时间跨度和大量细节变得综合和立体。

在岭南，城市建筑转化和适

应时势的能力，并非最近的新现象。这里素来就有“外来文化的传统”，这种略带几分矛盾的表述，反映了山庄旅舍一类建筑萌生的文化基础：开放，善于学习——“不变的是变化”，即使特殊时期也不曾断绝。

在唐代，杜牧的祖父杜佑在广州任岭南节度使时，扩宽城市街道“以息火灾”，继任的杨于陵更是教会当地人“陶瓦易屋”，也就是采用砖瓦代替易燃的建筑材料，以绝火患。可见影响建筑的绝非单纯的设计形式，也非抽象不变的“本地传统”。林教授解读董必武题白云山山庄诗句，“绿树多生意，白云无尽时”，略带几分幽默地指出，广东人考虑的不光是节省材料，还有“生意”。占地不到2000平方米的旅舍，为当时一枝独秀的海外生意，应该也作出了自己的贡献。

从传统园林迈出步子，和正在酝酿中的城市公共空间碰撞、对接。从这里，才产生了未来一系列富于自然情趣的“岭南现代主义”的可能，比如，白天鹅宾馆和花园酒店也有着“移天缩地在君怀”的园林情致，同时也是毫无疑问的现代都会空间。也许，后两者的室内飞瀑，正是从山庄旅舍的“叠泉”中跌落，又喷涌而出的。